



## 有緣把兵當

臺大附設醫院教學部 蕭卓倫住院醫師

結訓剛過一年，那段當兵的日子卻已漸漸模糊，畢竟軍中環境和平常生活和工作實在是天南地北的差距。偶爾看到新聞、和朋友同事網友聊起，才會回想起那段歲月。最近的時日，新聞台鋪天蓋地都是俄羅斯和烏克蘭間的戰事，全台灣人心惶惶，面對一觸即發的戰爭，國防部也把教育召集改為新制，以往的5天召集，延長至14天；訓練的內容也變得更為精實，野營、行軍、打靶...樣樣不能少。看到這些新聞，不禁想起自己在楊梅的迫擊砲兵日子...

鑑測結束後，指揮官人很好，沒有殘酷地按成績決定放人順序，大家一律么兩也就是中午離營，也正式結束了第一階段的新兵訓練，接下來役男們會各自被分發下部隊。不過自從改制成四個月兵以後，大半梯次的役男為一訓到底，直接留在原單位進行專長訓，編制也不變動。我的這一梯次運氣很好，剛好就是一訓到底，代表不用去新單位一切從頭來過，同梯好兄

弟也是一起留下來。也有少數離開我們的同梯，一些是簽下志願役的人，新訓每日的招募廣告下，我們連隊一百人最終也只有兩個人簽下去。一個就是我們班的同梯，他想加入特戰，想到裡面學野外生存、學防身格鬥、學跳傘。不過他體格嬌小，我們都很擔心他撐不撐得過特戰招募前的訓練。另外一批離開我們的弟兄是外島訓的，將會分配往澎湖。

風水輪流轉，以往祖父輩那個年代，下下籤是金馬獎，因為一但開戰就是最前線；一年多的役期，僅有放假時間可以回來本島，和親友聚多離少外，兵變也是時常出現。然而，最近幾年，國軍的訓練不再如同過往般精實，役期也縮短至4個月。反而離島缺變得熱門，每一梯次都有不少人自願前往，不少人都是抱著島休時可以順便離島觀光的心態。班長那時和我們說，如果父母不同意申請離島缺的話，可以和他們說是自己抽中的金馬獎，就可以安心過去了。原本我也想申請外島缺，除了上面提到的因素外，一方面有外島加給，另外外島可以累積假日，好幾個週末可以選擇放一天假就好，省下的一天可以一次放返台假，或是累積到結訓，提早結訓。另外就是因為原本單位分配到打飯班工作量比較大，所以想換個環境。不過，最後還是在女友的勸說下，留在原單位。

二階段號稱是要我們開始學習專長，楊梅北區專長訓練中心是砲兵為主，我們連隊是迫擊砲。原本對於學習新武器感到期待，萬萬沒想到，二階段第一個月，手上的新武器是水溝杓，營區的水溝為陳年的落葉和垃圾堵塞，似乎是溝通問題，疏通水溝原本是公差班來做，最後卻落到我們打飯班的頭上。最後是在承諾給予週四么八的福利後，才平息了我們的民怨。每天 5 點 50 起床打飯後，7 點半吃完，休息到 8 點後，開始工作，3 點左右再和大部隊會合一起運動，晚上就是例行的手機時間。先花兩天的時間把水溝的積水撈乾，沒有什麼好工具，所以只能將就用畚箕沒有效率的撈，其他人就用長杓撈垃圾，工具數量不夠，所以大家只好輪流使用，閒置人力就站在旁邊聊天。

這讓我聯想到俄羅斯一戰時期，兩個士兵共用一把槍的故事。大家一路上工了五天，最後積水卡在營區外的一個出口，因為中間有一段 2 公尺長的暗管，空間又狹小人也進不去(不過如果人可以進得去，決定誰鑽進暗管內清理也是個大問題)，所以裡面的落葉很難清理，大家集思廣益後，把幾根長木條釘起，頂端綁了一罐奶粉罐，大家輪流往暗管裡面捅，最後總算是有稍稍疏通一點，但是我們都知道，這根本就是設計問題，

遲早還是會再疏通的，但反正從上到下，大家都是抱著安全下庄的心態，撐過自己當責這段時間就好，長久的規劃沒有心力也沒有能力去改變。

一週後，總算是跟上大部隊一起開始練習迫擊炮的操作，也就是俗稱的跳炮操，一開始還很期待，總覺得終於能有上戰場的感覺了，沒想到炮操和一階段的單戰很像，也是很像舞台劇的東西，大家有自己的台詞和動作，動作細到膝蓋的角度和腳尖的方向都有要求。理應是主角的迫擊炮，可能因為貴怕我們弄壞，所以炮操時常常不見蹤影，所以一個小隊就是圍繞在一個幻想中的迫炮旁邊操演，還好我們營區算是人性化，長官叫大家跳個幾天後，也就不再要求這種沒意義的訓練了。之後，終於如願接觸到真正的炮，開始訓練架設、定位、歸零以及瞄準。

因為遊戲和電影的影響，男生們對於槍炮其實都不陌生，我甚至有一個大學同學，他就一直很期待當兵，因為他是軍武迷，很想親手摸到步槍。接觸到迫擊炮後，才發現這跟電玩裡面的操作差好多，炮的操作其實非常需要數學、測量、地理學，其實是一門很深的學問，三角函數就是因為火炮的操作而

發明出來，用來測量敵方目標物的距離和計算發射仰角。迫擊炮不是像火箭筒那樣，直線瞄準敵人目標，而是利用曲射來攻擊掩體方或是壕溝內部的單位，要正中目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不過，大兵們應該沒那個時間和精力在戰場上面算數學，所以最後很多數學都內建到了測距儀上面，照著 SOP 走，就可以調出一個完全的發射角。架設好迫擊炮後，一名隊員要帶兩根指示棒向前線進發，接著炮手透過測距儀，用手勢和前面的隊員溝通，最終讓指示棒落在測距儀看出去的標定線上面。我們就只有訓練到這裡為止，後續的實彈演練完全不會讓我們碰，其實有點小小可惜，不斷練習瞄準，卻一發都沒有擊發過，真的頗為遺憾。

從小到大，校園、職場都一樣，新環境的前幾週是最為艱困的時間，人生地不熟，每件事都是全新挑戰。但是隨著時間推移，總會慢慢找到生存的方法，比如找到偷懶方法、探索到一個小小秘境休息...軍隊生活也是如此，一個月後就已經很能夠適應營區和家這個兩點一線的生活了。收假時間指揮官給我們捉 19 點回營區，我沒有選擇搭專車回營，雖然搭專車的好處是可以晚一點回營區，因為搭專車的人只要 19 點在各集合點報到即可，但因為專車一次 200 元，而且等大家集合、上下車真

的很擁擠又冗長，一到營區，又要和一大堆人排隊檢查行李違禁品、擠洗澡間。相比之下，我後來都選擇自行回營，19 點要到營區大門，所以我 16 點左右就先去萬華車站搭區間車，50 分鐘就會到楊梅站，票價 80 元，到站後楊梅火車站附近找一間餐廳吃晚餐，三個月下來，幾乎每一家我都吃過了。飯後再延著省道走 30 分鐘去到營區，好好的洗個澡，再悠閒地和其他也是自行回營的桃園當地人一起坐在板凳上，吃個路邊攤買來的點心後，再來好好的把大兵日記寫一寫，提早寫完的話，就早早準備上床休息，這時專車的同梯才風塵僕僕的抵達。

大兵日記是每個星期收假後的功課，一頁寫生日週記自由發揮，另一頁會訂一個主題，題目恰如古早年代的三民主義申論題，比如保密防諜、保家衛國、酒駕列汰...第一週因為專車很晚才到，沒什麼時間寫，所以就隨便寫寫一些打高空的內容交差，不過後來想想這也是難得的回憶，寫些無聊的東西也無越，所以申論題我還是當週記寫，盡量和訂的題目扯上關係，比如保密防諜主題就寫我們站哨的工作；酒駕列汰就寫指揮官離營宣教時說的故事：前一梯酒駕弟兄害全連連坐禁假...畢竟我以後把這本大兵日記拿起來回味時，一定不會想看到什麼論說文，只會想看看以前的當兵生活。

「天南地北聚一堂，有緣把兵當...」這首〈同袍情〉是少數我覺得好聽的軍歌，有緣的同袍們分佈在桃園以北，其中不少是台北市區土生土長的都市小孩，也就是俗稱的天龍人。大家天南地北話家常的同時，有時他們的言論使得夥伴皆驚惶。原來有人研究所畢業後，當兵放假回家才生平第一次坐火車，平常只在台北活動的他，對鐵路的印象就只有台北捷運；有人在家從不洗碗，但分入打飯班後每天三餐要洗大鍋桶和長官的餐盤，他難以適應...不少同袍們，猶如墜入凡間的神仙般地手足無措，後來也只能自我調適，接受命運融入群體。

我也是因為當兵，才有機會一探桃園市區外的地方，也才知道城鄉落差之大。比如火車站走到營區的三十分鐘路程，有公車可以搭，但是一天只有4班，實在無法花幾個小時等車。沿省道走，只有不到一半的路上有人行道，路燈也是壞了好幾盞，4個月兵當完還沒修好，路旁還有尚未地下化的大圳，比較之下才知道都市的完善。

過往年代，男生求職時，主管都會問一下當兵狀況。順利的把兵當完，代表這個男生具備了社會歷練、抗壓性、忍耐力、團體適應力，至少錄取進公司後，成為一個「怪人」的機

率比較少，當兵就是出社會的第一層篩選。四個月時間，戰技、體力沒有什麼長進，知識稍稍退化一些，軍餉月薪六千不值一提，增長的見識是最大的收獲，看到有些志願役的家庭背景，看到桃園鄉下的發展，看到其他大學生的就業困境...這才了解到自己有多幸運，也才得以知足。